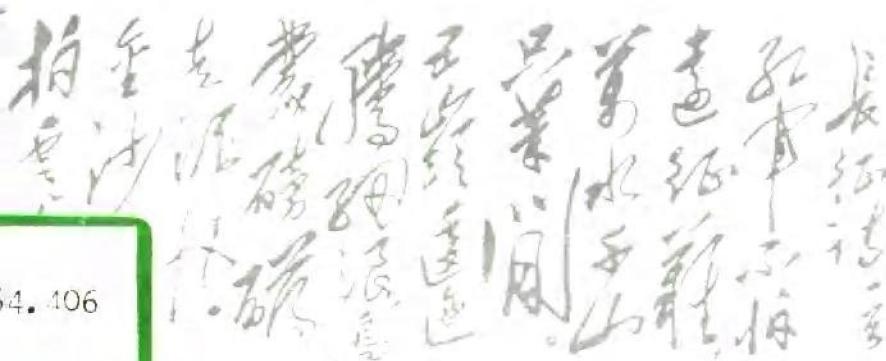


啊，長征

红星战神——长征中的红军将领



4.406

吕东华 / 编

中国妇女出版社

爱国主义教育与革命传统教育丛书

啊，长征

红星战神——长征中的红军将领

吕东华 编

中国妇女出版社

丛书编委会

主编 穆 宪

编 委 穆 宪 刘红松 王 薇
洪 明 韩庆祥 佟 竞
刘卫平 向 青 贾秀娟
吕晓军 李联仲 赵 平
沈雁英 李五一 杨 华
张要先 张晓莹 聂北茵
段 跃 张潘仕 张禹宾
方卫国 苏南樱 叶红征
廖绍军 伍东平 赵旭东

(京)新登字 03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星战神：长征中的红军将领 / 吕东华编 . - 北京 : 中国妇女出版社 , 1996. 8

(啊, 长征)

ISBN 7-80131-086-1/K · 2

I . 红… II . 吕… III . ①中国工农红军 - 军事人物 , 将军 - 生平事迹 ②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1936) - 史料
IV . K8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3452 号

前　　言

自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有过这样的长征吗？没有！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骄傲，中国共产党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华民族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得救。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虽然六十年过去了，但是人们始终没有忘记长征。长征精神永存，长征烈士永生。

为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为迎接199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七十周年纪念日，为配合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振奋艰苦奋斗和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培育跨世纪的一代新人，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全国党史研究会、解放军总政治部、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专业研究人员联袂编辑了这套全面反映长征真实过程、经历、事件、人物以及各次战役的纪实性丛书。旨在再现长征伟业，告慰先驱，激励后人。

这套丛书遵从历史事实，为读者描述了长征历程中的风风雨雨，并对红军在长征途中复杂的军事斗争作了真实的写照，读后催人奋起，令人感慨万千。丛书内容扣人心弦，动人魂魄，发人深省，将对青少年继承长征精神，缅怀先烈，砥砺斗志产生积极作用。

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以真实为第一原则，以实录为主要形式，丛书内容均从浩瀚纷繁的四十余年来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文献中，精选并按新的构思进行编辑整理。为统一丛书的编辑风格，我们在尊重作者原意的基础上，对部分文章的标题略作改动或对文章内容进行了必要删节和修改，并统一了丛书各册内容的编排形式。由于丛书在出版前无法与某些作者进行联系，故请这些作者在丛书出版后，与出版社、丛书编委会联系，我们将按国家规定支付稿酬。

丛书在主题设计、内容选编过程中，曾先后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平、杨成武、肖克、李德生、陈锡联、廖汉生、方强、莫文骅、黄新廷、梁必业、杜平、杜义德、孙毅等人的支持、鼓励和指导，并得到中央军委办公厅、新华社、中国军事博物馆等单位的大力协助。

在此，谨对一切关心支持帮助丛书编辑工作的各界人士，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啊，长征》丛书编委会

1996年7月

目 录

跟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	(1)
长征路上的朱德同志	(11)
在任弼时同志的身边	(19)
回顾长征	(24)
历史的回顾	(29)
从吴起镇到直罗镇	(40)
山城堡战斗	(51)
红六军团的西征	(59)
血战湘江	(67)
把敌人挡在湘水面前	(77)
巧渡金沙江	(84)
强渡大渡河	(95)
飞夺泸定桥	(103)
红旗漫卷西风	(114)
忆长征中的红军干部团	(124)
长征中的红一师	(140)
忠勇将领徐海东	(149)
战将陈伯钧	(152)
迢迢长征路	(162)

跟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

在曲靖附近

在四渡赤水期间，为了甩开对我们围追堵截的百万敌军，毛主席率领我们中央红军纵横驰骋于敌人的缝隙之中，穿插迂回于丛山峻岭之上，忽东忽西，忽南忽北。

贵州是一个“天无三日晴”的地方，我们行军中经常碰到阴雨天，走着走着就转向了。记得是从扎西回师贵州的途中，一天，彤云低垂，山山岭岭云雾缭绕。队伍正行进间，周副主席突然停了下来，看看周围的山峰说：

“不对，路可能走错了。”

我们也弄不清楚。周副主席吩咐我们打开公文包，取出地图和指南针。他对照指南针，看看地图，又看看周围的地形，肯定地说：

“这是向北走。应当向东。”

队伍于是改变方向前进。

我心里挺纳闷，悄声地问范金标：

“天上不见太阳，周副主席又没有到过这个地方，他怎么知道道路走错了呢？”

范金标摊开双手，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以后这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好几次，而且每次都证明周副主席的判断是正确的。为这件事，我们又向一些干部请教。罗参谋对我们说：

“周副主席有惊人的记忆力。他看了地图，地图上的一山一水就像印在他的脑子里一样。而且他善于把地图上的符号和现实的山川形势紧密联系起来，因此地形再复杂，他也不会转向，不会迷路。”

1935年4月间，我们中央红军终于强渡乌江，甩开了尾随的四川、贵州军阀和薛岳的部队，大军直逼贵阳。我们心中都暗暗地高兴，这一次说不定要进贵阳城了。但是，愿望并未实现。有一天周副主席告诉我们说，每人要多打几双草鞋，多带些干粮，准备继续急行军。这一来，我们只好打消了进贵阳城的念头，分别去做急行军的准备工作。经过简单的准备，很快就又背朝贵阳，向着西南方向出发了。

从贵阳附近出发以后，经常是以一天一夜一百八十里的速度，日夜兼程前进。除了吃饭的时间以外，其它的时间几乎都在行军。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是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但是，经过这样的连续长途急行军，队伍也是相当疲劳的，前面稍微一停，后面就有人睡着了。饿了吃上一点自带的干粮，渴了喝些山涧的溪水。虽然生活如此艰苦，但是谁也没有叫一声苦。这就是因为人们都从自己亲身的体验中知道，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这样的长时间行军一定有伟大的战略意义。连续走了十几天，我军便进入了云南边境。后来知道，这一阶段我军直逼贵阳，目的并不是打贵阳，而是设法把云南的龙云部队调出来，以便我们进军云南，相机从长江的上游金沙江渡江北上。毛主席说：“只要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

利。”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眼看我军南下直扑贵阳，而贵阳守备空虚，吓得他丧魂落魄，果然听从毛主席的指挥，急令龙云把他的主力部队从云南调出来，增援贵阳。而我军却同龙云的部队对面开过，与之背道而驰，直奔云南。这一来，又一次彻底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使我军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云南与“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贵州相比，是大不相同的。这里从地势来看，虽然逐步向上，是中国西南部的高原地区，但平川很多（当地叫坝子），气候甚好，尤其是昆明附近，说是四季如春，真是名不虚传。

有一天，部队到了曲靖附近。曲靖有敌人，但已被我们的先头部队包围起来了。这一天是白天行军，我们登上一座山顶，但山顶不是山，在眼前呈现的是一片平川，这也是云南地势的一个特点。在大平川上躺着一条平整的公路，西至昆明，东通曲靖。部队踏上了公路。我们正浩浩荡荡地走着。忽听昆明方向的天空响起了隆隆的马达声，接着就出现了三架敌机。这次遇上敌机，没有吹防空号，部队也没有隐蔽，照常前进；而敌机也没有俯冲扫射，像是没有发现什么似的，无精打采地飞走了。

我疑惑不解地问孔参谋：“这是怎么回事？”

孔参谋说：“这很简单，十几天以前，我们还在几千里以外的贵州，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会这样快地来到昆明城下。”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敌人的飞机把英勇的工农红军误认为是他们自己的队伍了。

敌机飞走不久，先头部队一位参谋来向周副主席报告：捉住了敌人两名电话兵。周副主席吩咐把他们带过来。不一会

儿，战士们把两名俘虏押到周副主席面前。这两名俘虏身上还背着电话机、工具袋和脚蹬子。

周副主席打量了他们一下，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两个俘虏局促地低着头，结结巴巴地作了回答。

周副主席很和气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是劳苦大众的军队。你们知道我们的俘虏政策吗？”

这两个俘虏连连点头说：“知道，知道，红军优待俘虏。”

周副主席说：“好，那我问你们几个问题，希望你们老老实实回答。如果你们能帮助我们，可以受到奖励。愿意回家，我们发给你们路费；愿意参加红军，我们表示欢迎。”

两个俘虏连忙说：“愿为长官效劳！”

周副主席淡淡一笑，纠正他们说：“不对，应当说是为人民效劳。你们出来是干什么的？”

“检查电话线路。”

周副主席指着路旁架设的电线问道：“这条电话线通昆明吗？”

俘虏点点头。

周副主席接着说：“那你们爬到电线杆上去，接通昆明的电话，照常进行检修，报告你们所在的地方。如果他们问这里的情况，就说‘平安无事’。”

两个俘虏马上照办，等他们从电线杆上下来后，周副主席满意地点点头说：

“好，现在就可以释放你们。你们是愿意回家，还是愿意参加红军？”

这两个俘虏要求参加红军。周副主席对他们表示欢迎，并吩咐参谋把他们送往部队。

下午，我们跟随周副主席正往昆明方向急进，只见迎面公路上尘土飞扬，有三辆卡车急驶而来。汽车愈来愈近，连国民党那块青天白日的标记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时部队急忙散开，准备战斗。我们几个警卫员也持枪在手，护卫在周副主席的身边。敌人的汽车大概看着形势不对，掉头就要跑。周副主席一边向前走，一边命令部队冲上去，截住敌人的卡车，不准它跑掉。周副主席的话刚说完，一阵枪声，敌人的汽车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停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了。

汽车刚停下，包围汽车的同志便命令车上的敌人下来。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走下车来，强作镇静，大模大样地反问我们：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我们有紧急任务，请不要开玩笑！”

“谁同你开玩笑，你已经作了俘虏！”

我们的同志一边这样轻蔑地回答他，一边缴了他和车上其他敌人的枪。那家伙一听自己做了俘虏，又看到眼前站的是身穿灰军装、头戴红色五星八角帽的人，才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张口结舌地说：

“上午还同这里通了电话，怎么……”

“怎么？”我们一位战士说道，“我们会飞。”

俘虏们举着双手，吓得全身打哆嗦。我们看到平日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的国民党军官的那副狼狈相，感到非常好笑。

周副主席简单地审问了俘虏。从俘虏的口供中得知，他们是从昆明到曲靖去的，那军官模样的人是薛岳部下的一个副官。汽车上满载着火腿、白药、茶叶等等云南名贵特产，是龙云送给薛岳的。敌人汽车上还有云南地区的军用地图，也成了我

们的胜利品。战斗不大，收获不小。

晚上到了宿营地，部队将缴获的东西送到了司令部，周副主席笑着对朱总司令等首长说：“敌人真是我们的好运输大队，缺什么送什么，而且不要任何报酬……我们正为没有地图发愁，就送来了地图，我们伤员同志缺少药，又送来了药。”说得在场的同志们一阵大笑。

红军指战员的贴心人

长征的红军于4月间穿过湘黔公路，突然西进，以一天一百多里的速度，直插云霄，逼近昆明。我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昆明郊区。这一来吓坏了龙云，因为他的主力部队都调去守贵阳了，眼看昆明防务空虚，他一面慌忙把昆明附近十来个县的民团统统收拢来守昆明，一面打电报向蒋介石告急。然而我军在昆明附近只是虚晃一枪，随即掉头转向西北，向金沙江挺进。

这时，追兵虽然被我们甩在后面，但是敌人也察觉了我们的行动，经常派出飞机对我们轰炸袭扰，有时还给我们造成一些损失。

在长征途中，情况越危险，环境越艰苦，周副主席越是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机关、部队和别的同志，在防敌人空袭中也是这样。有一天上午，部队正在通过一条公路，突然天空出现了四五架敌机，发现了我们的部队，就俯冲下来轰炸扫射。公路两边虽有些小山包，但都是光秃秃的，不便于大部队隐蔽，我们有的同志对敌人的飞机好像也有点见惯不惊，不大在乎，不很注意隐蔽。周副主席为了保证部队安全，减少伤亡，不顾自

己的安危，站在一个山包的斜坡上，沉着、镇静而又严肃地对部队下达命令说：

“同志们，就地卧倒！就地卧倒！”

正在周副主席指挥部队隐蔽防空的时候，一架敌机对着他站立的山包俯冲过来。我见此情况，实在是吓坏了，便不顾一切，一个箭步向前，拉着首长三两步跑下山坡，卧倒在路边一条很浅的小沟里，我两手撑地伏在周副主席身上。就在我们卧倒的瞬间，敌机丢下的一颗炸弹在离我们很近的公路上爆炸了，溅得我们满身都是泥土，我的背包被弹片打了一个洞，耳朵震得嗡嗡响，周副主席对这种危险情景并不在意，敌机轰炸刚过，他用爱抚的眼光看了看我，就去检查了解部队的情况。由于周副主席的及时指挥，这次敌机轰炸扫射，没有给部队造成什么损失。

周副主席总是这样：当遇到危险情况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别人的安危，把自己置之度外；当见到干部战士因伤病、饥饿处于危境时，他宁肯自己不吃不用，克服困难，也要给别人以力所能及的照顾和帮助。他是我们红军指战员的贴心人。在长征路上，有很多同志就是由于受到周副主席的直接关怀才度过难关，胜利到达陕北，至今还在为党工作。

记得在 1935 年 2 月下旬，我们跟着周副主席从扎西出发，回师贵州。这时，天气似乎故意跟我们为难，终日阴雨，下个不停。行军途中，道路泥泞，相当难走，尤其是夜间，谁要不摔跤，那才真算稀罕事呢！虽然从遵义出发以后，党中央批准给他一副担架，但他坐得很少，总是戴着那顶破斗笠，和我们一样踏着泥泞的道路冒雨行军。

有一天，行军到松坎的时候，天已拂晓，雨也渐渐停了。忽

然听到路旁树林子里有呻吟声，周副主席立即停下来，转弯向着发出呻吟声的地方走去。到跟前一看，是一个负伤的红军战士，年龄不过二十岁，躺在一棵树下，浑身污泥，脸色苍白，咬紧牙关，两腿一阵阵抖动，看样子伤势很重。周副主席在这个负伤的同志跟前蹲下来，用手摸了一下他的头，叫我拿出仅有的一杯热水，慢慢地给他喝下去。这时候，那个负伤的红军战士似乎好了一些，坐起来了。从伤员自己的叙述中，知道他是三军团三支队的，姓郭，昨天晚上追击敌人的时候负了重伤，在膝盖一片血肉模糊。

周副主席关切地抚摸着他的伤处，问道：“很痛吧？”

他回答说：“不痛。”

“不痛，能走吗？”

那位负伤的同志看了看自己的伤处，很坚强地说：“能走。”

他说着就抬腿想站起来，但身不由己，费了很大劲儿，腿也立不起来。周副主席急忙按住他，说道：

“同志，你伤势这么重，怎么说能走呢？”他扶着负伤的同志，回头喊我：“警卫员，叫担架来。”

我把担架叫来，周副主席亲自把那位负伤的同志扶上去，还在他身上盖了一床毯子。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手是那么轻，动作又是那么稳，唯恐触动伤员一点皮肉，引起伤员的痛苦。看来，这与他平时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果断利落的性格是多么不同呀！看到这些情形，我们都深深地为周副主席这种伟大的阶级友爱所感动。那位负伤的同志在周副主席扶他上担架、给他盖毯子的时候，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周副主席叫担架抬起来走的时候，他才用手擦了一下眼泪，庄严地

对周副主席说：

“我伤好以后，一定要多杀敌人，来报答首长对我的关怀！”

情绪是那么激动，语调是那么坚决，听来使人很难相信他是一个身负重伤、刚才还在呻吟的人。周副主席的关怀，给了他多么巨大的力量啊！

还记得我们在由贵州兴仁县向云南疾进时，一天行军途中，二分队的戴镜元同志由于身体不舒服，加上急行军的极度疲劳，走不动了，睡在路边的树底下。在这种地方行军，掉了队是很危险的，往往会被反动的地主武装残害。周副主席见戴同志睡在那里，便过去把他叫起来，很亲切地问了问情况，然后说：

“实在不能走，快起来骑上我的马走吧，掉在这里太危险。”

周副主席叫我牵过马，亲自把戴镜元同志扶上去，自己却步行走着，直到宿营地。戴镜元同志对于首长这种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一直怀着无限地感激。

长征途中，司令部的一、二、三分队的同志，由于工作关系，比别人都更辛苦，每到宿营地，他们不论白天晚上，都要继续工作。周副主席很关心他们，经常同四分队的同志商量，在物质生活上尽量地给以照顾。炊事员同志也是很辛苦的，周副主席经常到伙房去向他们问寒问暖，鼓励大家。部队在一个地方只要住几天，他都要动员机关干部到伙房帮厨，让炊事员同志休息一下。行军到了宿营地，周副主席只要稍微有点空，就要到各单位去看看，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周副主席就是这样时刻关心群众，爱护群众，同群众心连心。周副主席的巨大关

怀,体现了党的无比温暖,深刻地教育了群众,有力地促进了党和红军队伍的团结。在红军中,周副主席关怀大家,大家都从内心里爱戴和尊敬周副主席。他说的话,大家都爱听,他的指示,大家都坚决执行。在周副主席亲切关怀鼓舞下,在他那种光辉品格和献身精神的激励下,使多少红军战士更加自觉地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在艰苦的长征中,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中,紧密团结,互相帮助,前仆后继,英勇杀敌,夺得了长征路上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本文引自《红旗飘飘》 作者:魏国禄)